

《经义考》“《论语》类”文献校理

——以卷二一七为例

姜好¹

(南京大学 文学院, 江苏 南京 210023)

【摘要】: 以《经义考》卷二一七为考察对象, 发现朱氏辑录文献时存在的讹脱衍倒, 以及对于书名、卷数把握不准确等问题, 逐一辨正。并参考《新校》本、《儒藏》本等整理成果, 就标点、校记等提出不同意见。

【关键词】: 朱彝尊 《经义考》 论语

【中图分类号】: Z126. 27 **【文献标志码】:** A **【文章编号】:** 1671-3079(2022)01-0031-11

朱彝尊自幼才敏, 诗词古文、经义考据, “兼有众长”, 醉心六经, 藏书八万卷, 成就皇皇三百卷之《经义考》。此书兼于经学研究、目录编纂影响深远, 实乃经学目录的集大成之作, 经学研究必不可缺之书。上起先秦, 下至清初, 搜辑网罗八千四百余种经学著述; 辑录前人序跋文赋, 附于条目之下, 并时加按语考证, 材料之丰赡实为难得。然以朱彝尊一人之力而成, 舛误难免, 不可不辨。故朱氏之后, 又因《经义考》一书, 形成刊误、续补、模仿的一系列著作, 如翁方纲《经义考补正》、罗振玉《经义考校记》、沈廷芳《续经义考》、谢启昆《小学考》等。如今《经义考》又颇得学术界重视, 涌现出如杨果霖、陈鸿森、林庆彰、张宗友等一批学者, 围绕此书展开讨论研究, 形成文章、论集、专著等, 为《经义考》的当代研究做出了贡献。同时, 除数种影印本《经义考》外(中国书店影卢见曾刻本、《荟要》本、文渊阁本等), 又有三种整理本面世, 一是《点校补正经义考》(简称“《校正》本”), 二是《经义考新校》(简称“《新校》本”), 三是《儒藏(精华编)》第一百七十三至一百七十六册(简称“《儒藏》本”)。《校正》本与《新校》本均为林庆彰主持编修, 可视为“一家二种”^[1], 故三种整理本实为两种, 为治学提供极大便利。

惟《经义考》卷帙庞大, 虽已有《〈经义考〉著录“春秋类”典籍校订与补正》《〈经义考〉孝经类别录》等校订补遗之作, 仍存在研究空白, 需全面校理。笔者秉持“以朱还朱、以朱校朱”¹的原则, 取资于前, 对《经义考》“《论语》类”卷二一七进行校理。《经义考》著录“《论语》类”共十一卷, 凡三百七十二种, 其中卷二一七共著录文献十三种, 辑录文献凡四十二条, 按语条。现以卢见曾刻本为底本, 参以《新校》本、《儒藏》本, 爰择数条, 董理成文, 以讨论朱氏之得失, 并于整理本未当之处提出商榷, 祈请方家指正。

—

1. 朱子(熹)《论语集义》条, 题下注云: “初名《要义》, 又名《精义》。”引《宋志》云: “十卷。”《通考》: “三十四卷。”存。

按: 据本条著录, 知朱子《论语集义》初名《要义》, 又名《精义》。从《要义》《精义》到《集义》, 显然有不断撰写、完善

作者简介: 姜好(1997-), 女, 江苏南京人, 南京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, 研究方向为经学目录学。

之历程。

关于此著之称名,《郡斋读书附志》著录《论语精义》十卷,《孟子精义》十四卷,并称“初曰《精义》,后改《集义》”^{[2]1098}。《玉海·艺文》著录:“《淳熙论语孟子集注或问》,三十四卷。”注曰:“初名《要义》,改名《精义》,最后名曰《集义》。”^{[3]314}《文献通考·经籍考》载:“《论语集义》,三十四卷。”^{[4]54242}《宋史·艺文志》(以下简称“《宋志》”)著录有“《论语精义》十卷”后又有“《集义》十卷”^{[5]5068}。此著或合《孟子》而称《论孟》或《语孟》,卷数上亦有十卷、二十卷、三十四卷之别。据《郡斋读书志》《玉海》³所著录“《孟子精义》十四卷”,知凡谓《论语集义》三十四卷,乃是将《论语精义》二十卷、《孟子精义》十四卷合而言之⁴,实皆《论孟集义》之误。至于十卷本与二十卷本两种,只是统计方法不同,十卷本是各卷分上下,如《四库全书》中所收《论语精义》即是如此。

2. 本条又引“朱子《论孟精义序》曰”,云:“《论》《孟》之书,学者所以求道之至要。古今之为说者,盖已百有余家。然自秦汉以来,儒者皆不足以与闻斯道之传,其溺于卑近者,既得其言而不得意;其骛于高远者,则又支离踳驳,或乃并其言而失之,学者益以病焉。宋兴百年,河洛之间有二程先生者出,然后斯道之传有继。其于孔氏、孟氏之心,盖异世而同符也。故其所以发明二书之说,言虽近而索之无穷,指虽远而操之有要,使夫读者非徒可以得其言,而又可以得其意;非徒可以得其意,而又可以并其所以进于此者而得之。其所以兴起斯文、开悟后学,可谓至矣。间尝搜辑条疏以附本章之次,既又取夫学之有同于先生者,与其有得于先生者,若横渠张公,若范氏、二吕氏、谢氏、游氏、杨氏、侯氏、尹氏,凡九家之说以附益之,名曰《论孟精义》,以备观省。而同志之士有欲从事于此者,亦不隐焉。抑尝论之,《论语》之言,无所不包,而其所以示人者,莫非操存涵养之要;七篇之指,无所不究,而其所以示人者,类多体验扩充之功。夫圣贤之分,其不同固如此,然而体用一源也,显微无间也。是则非夫先生之学之至,其孰能知之?呜呼!兹其所以奋乎百世绝学之后,而独得夫千载不传之绪也与!若张公之于先生,论其所至,窃意其犹伯夷、伊尹之于孔子,而一时及门之士,考其言行,则又未知其孰可以为孔子之颜、曾也?今录其言,非敢以为无少异夫先生而悉合乎圣贤之意,亦曰大者既同,则其浅深疏密,毫厘之间,正学者所宜尽心耳。至于近岁以来,学于先生之门人者,又或出其书焉。则意其源远末分,醇醪异味,而不敢载矣。或曰:‘然则凡说之行于世而不列于此者,皆无取已乎?’曰:‘不然也!’汉魏诸儒正音读、通训诂、考制度、辨名物,其功博矣。学者苟不先涉其流,则亦何以用力于此?而近世二三名家与夫所谓学于先生之门人者,其考证推说,亦或时有补于文义之间。学者有得于此而后观焉,则亦何适而无得哉!特所以求夫圣贤之意者,则在此而不在彼耳。若夫外自托于程氏,而窃其近似之言以文异端之说者,则诚不可以入于学者之心。然以其荒幻浮夸,足以欺世也,而流俗颇已归乡之矣,其为害岂浅浅哉?顾其语言气象之间,则实有不难辨者。学者诚用力于此书而有得焉,则于其言虽欲读之,亦且有所不暇矣。然则是书之作,其率尔之谓,虽不敢辞,至于明圣传之统,采众说之长,折流俗之谬,则窃亦妄意其庶几焉!”

按:如上揭,《论孟精义序》即《语孟集义序》,收入《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》中,称《语孟集义序》;同时《论语精义》一书前亦附有序文,无标题。《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》有宋刻元明递修本存世,《论语精义》则有明抄本、清刻本等。现将《朱子全书》收录校点的《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》⁵《论孟精义》⁶,与本条所引序文进行对校:

(1) 儒者皆不足以与闻斯道之传。

《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》(以下简称“《文集》”)“儒者”后衍一字“类”。

(2) 孔氏孟氏。

《论孟精义》(以下简称“《精义》”)《文集》作“孔子”。

(3) 搜辑条疏。

《文集》“疏”作“流”，“流”字是。

(4)与其有得于先生者。

《文集》无此句，校曰：“淳熙本有此八字。”

(5)若横渠张公，若范氏、二吕氏、谢氏、游氏、杨氏、侯氏、尹氏，凡九家之说。

《精义》校曰：“明抄本‘张公’下多‘者’字”。《文集》“范氏”前无“若”字。

(6)类多体验扩充之功。

《精义》“扩充”作“充扩”，校曰：“明抄本‘功’作‘端’。”《文集》作“类多体验充扩之端”，疑当从“端”。

(7)而独得夫千载不传之绪也与。

《文集》“不传之绪”作“不传之传”，或因前一“传”而讹，疑当从“绪”。

(8)非感以为无少异夫先生。

《精义》《文集》“夫”作“于”。

(9)而不在彼耳。

《精义》《文集》“耳”作“尔”。

(10)而流俗颇已归乡之矣。

《精义》《文集》均无“归”字。

(11)采众说之长。

《精义》《文集》“采”作“成”，“采”字于义为长。

此外《精义》《文集》文末均署有作序时间，“时乾道壬辰月正元日”。除《精义》与《文集》同时出现异文，及《精义》的个别版本出现异文的情况外，本条所引与《精义》基本相同。或可推测朱彝尊所引序文，本自单行本《精义》出，故言“朱子《论孟精义序》曰”，从序文中之原名。不过，条目又以定本名称《集义》为准。

又按：《儒藏》本(第3299-3300页)与《新校》本(第3948-3950页)各有长短：

(1)《新校》本：“使夫读者非徒可以得其言，而又可以得其意；非徒可以得其意，而又可以并其所以进于此者，而得之其所以兴起斯文、开悟后学，可谓至矣。”“非徒可以得其意，而又可以并其所以进于此者而得之”一句，与前文“非徒可以得其言，而又可以得其意”相对，两分句前后为递进关系。后一分句包含“并”字提示的两个方面，“得其意”与“并其所以进于此

者”，而非如《新校》本理解的“所以兴起斯文、开悟后学”。不然，“可谓至矣”前无主语。《新校》本标点欠妥，《儒藏》本已改正。

(2)《新校》本：“若横渠张公、若范氏、二吕氏、谢氏、游氏、杨氏、侯氏、尹氏。”“横渠张公”前有“若”字，与“范氏、二吕氏、谢氏、游氏、杨氏、侯氏、尹氏”八人为并列之层次，断为顿号欠妥，逗号隔开更佳。《儒藏》本已改正。

(3)《新校》本：“今录其言，非敢以为无少异夫先生而悉合乎圣贤之意，亦曰大者既同，则其浅深疏密、毫厘之间，正学者所宜尽心耳。”《儒藏》本作“则其浅深疏密毫厘之间”，句中不断。此句义指学者当用心体悟《精义》所附诸家说与二程、圣贤之意间的差别，或深或浅、或疏或密，大体既同，差别只在毫厘之间，故以句中加逗号为是，“则其浅深疏密，毫厘之间”。

(4)《新校》本：“顾其语言气象之间，则实有不难辨者，学者诚用力于此书而有得焉。则于其言虽欲读之，亦且有所不暇矣。”此处“此书”指《精义》，“其言”指“外自托于程氏，而窃其近似之言以文异端之说者”，为一句中之转折，故“则于其言虽欲读之”前断以逗号为是。《儒藏》本作“则于其言虽欲读之亦且有所不暇矣”，句中断开为宜。

3. 本条又引“陈振孙曰”云：“朱子撰。集二程、张氏及范祖禹、吕希哲、吕大临、谢良佐、游酢、杨时、侯仲良、周孚先，凡十二家。初名《精义》，后刻于豫章郡学，始名《集义》。其所言‘外自托于程氏，而窃其近似之言以文异端之说者’，盖指张无垢也。无垢与宋杲游，故云尔。”

按：出自《直斋书录解题》卷三“《语孟集义》三十四卷”下，异文较少，其中“朱子”作“朱熹”，“宋杲”作“僧宗杲”^{[6]77}。

殿本《直斋书录解题》有卢文弨按语，支持“十一家”说，云：“朱子《序》此书有尹彦明而无周孚先，止十一家，今《通考》亦作十一。”⁷然如上揭，朱子《序》为《精义》作，时尚未附入周氏文字，“有尹彦明而无周孚先，止十一家”不足为奇，而陈氏著录条目为“《语孟集义》三十四卷”，是淳熙七年(1180)增补后的版本。今存最早《通考》之版本，元泰定元年(1324)本作“十二家”⁸，所列诸家亦与《直斋书录解题》中同，无尹焞。陈氏既于解题中言“初名《精义》，后刻于豫章郡学，始名《集义》”，必知朱熹后来对《精义》有所增删，而周孚先确为朱熹采辑众家之一，增入“周孚先”不无道理，然则今传本《直斋书录解题》或脱“尹焞”二字。

今《精义》中，与周氏相关之语惟见一处：

伊川曰：“知及之，仁不能守之，此言中人以下也。若夫真知，未有不能行者。”又曰：“知及之，仁不能守之，无得也。仁能守之，有诸己也。庄以莅之，行己也。动之以礼，在彼而应也。有始有卒者，先后之序也。”周孚先问：“此语是告学者，亦是入道之序。故知及之者，见得到也；仁能守之者，孳孳于此也；庄以莅之者，外设藩垣以远暴慢也；动之以礼，观时应用，皆欲中节也。或者谓此事君，如何？”先生曰：“临政处己，莫不皆然。所谓仁能守之者，孳孳于此也。此言未能体仁，且宜致思，仁则安矣，所以云守也。”^{[7]539-540}

从形式来看，是与伊川之问答，而非《周氏说》当有之说解，数量上之“四篇半”⁹亦无从谈起。故今传本《精义》并非朱熹增补后出之《要义》，则朱彝尊将此条著录为“《论语集义》存”，或可商榷，而《四库总目》所言之“今世刊本，仍称《精义》”^{[8]717}，亦有理可循。今《论语集注》中见“周氏曰”一条¹⁰，或尝为《集义》收录。

又按：关于《新校》本(第3950页)、《儒藏》本(第3301页)之标点，有如下讨论：

“朱子撰”后《新校》本、《儒藏》本未以句号断开，不妥。《直斋书录解题》中鲜将“撰集”连为一词，如“《诸家相书》五卷，知莆田县昭武黄唐毅夫撰集”。以《直斋书录解题》体例，书名卷数后，先言作者，故此处“朱子撰”后无不断之理。若

不断开，而以“撰集”为句中谓语，则作者与内容介绍混杂于一句之中。类似的有《心经法语》《柯山书解》等书之解题，均是以“某某撰”为作者，集诸家说为内容介绍部分。

又《新校》本之校记(第3950页)有两处可商榷：

(1)于“宋杲”下出注，云：“文渊阁《四库》本作‘僧宋杲’。”文渊阁《四库》本实作“僧宗杲”。《新校》本误校。

(2)于“十二家”出注，云：“依《补正》、文渊阁《四库》本应作‘十有二家’，《四库荟要》本误作‘十有一家’。”考《补正》则不然：“‘陈振孙’条内，‘周孚先凡十二家’，当改云‘尹焞凡十有一家’。案：此沿《书录解题》及《通考》之误，今据朱子《论孟精义》自序及《玉海》改正。”^{[9]135}《新校》本校记有误。

4. 本条又引“王文贯曰”云：“晦庵读书，古今注解自音而训，自训而义，自一字而一句，自一句而一章，以至言外之意，透彻无碍，莹然在心，如琉璃然，方敢下笔。一字未透，即云未详。”

按：宋黄震《黄氏日抄》卷二《读论语》云：

震自幼蒙先父之教，常读晦庵《论语》。长师宗谕王贯道先生，见其朝夕议论，常不出晦庵《论语》，谓晦庵读尽古今注解，自音而训，自训而义，自一字而一句，自一句而一章，以至言外之意透彻无碍，莹然在心如琉璃然，方敢下笔，一字未透，即云未详。^{[10]5}

朱氏所引盖出于此，其中“书”字盖“尽”字之误。

王文贯，字贯道，庆元昌国(今浙江舟山)人，宝庆二年(1226)进士，曾官宗学谕，晚年鄞县授徒讲学。师从余端成，为朱子三传弟子，精于毛诗，弟子黄震赞其与余氏为“四明《诗》学渊源所自”^{[10]2485}，学说、思想主要保存在《黄氏日抄》中。《至正四明续志》《大德昌国州图志》有传。

二

1. 《论语详说》条，题下注云：“初名《训蒙口义》。”佚。

按：朱子《论语训蒙口义序》：

予既序次《论语要义》，以备览观，暇日又为儿辈读之。大抵诸老先生之为说，本非为童子设也，故其训诂略而义理详。初学者读之，经之文句未能自通，又当遍诵诸说，问其指意，茫然迷眩，殆非启蒙之要。因为删录，以成此编。本之《注疏》，以通其训诂；参之《释文》，以正其音读。然后会之于诸老先生之说，以发其精微。一句之义，系之本句之下；一章之指，列之本章之左。又以平生所闻于师友而得于心思者，间附见一二条焉。本末精粗，大小详略，无或敢偏废也。然本其所以作，取便于童子之习而已，故名之曰《训蒙口义》，盖将藏之家塾，俾儿辈学焉，非敢为他人发也。

呜呼！小子来前。予幼获承父师之训，从事于此二十余年，材资不敏，未能有得。今乃妄意采掇先儒，有所取舍，度德量力，夫岂所宜，然施之汝曹，取其易晓，本非述作，以是庶几其可幸无罪焉尔。夫其训释之详且明也，日讲焉则无不通矣；义理之精而约也，日诵焉则无不识[去声，下同。]矣。通者已知而时习，识者未解而勿忘，予之始学，亦若斯而已矣。呜呼！小子其懋敬之哉！汲汲焉而毋欲速也，循循焉而毋敢惰也。毋牵于俗学而绝之，以为迂且淡也；毋惑于异端而躐之，以为近且卑也。圣人之言，大中至正之极，而万世之标准也，古之学者，其始即此以为学，其卒非离此而为道。穷理尽性，修身齐家，推而及人，内外

一致，盖取诸此而无所不备，亦终吾身而已矣。舍是而他求，夫岂无可观者，然致远恐泥，昔者吾几陷焉。今裁自脱，故不愿汝曹之为之也。呜呼，小子其懋戒之哉！^{[11]3614-3615}

《要义》成于隆兴元年(1163)，与是书之成相去不远。¹¹然历代目录书中难见此书身影，仅《郡斋读书志》卷五提及《详说》¹²。《景定建康志》卷三三“建康所存之书”中著录朱子《详说》^{[12]853}，惜元时此书已不存。^{[13]1087}《详说》早早散亡，编纂动因或为缘由之一，“本其所以作，取便于童子之习而已，故名之曰《训蒙口义》。盖将藏之家塾，俾儿辈学焉，非敢为他人发也”，作为一本儿童启蒙教材，受众有限，更何况“《训蒙》草草不堪看”^[11]，朱子本人亦不愿广泛传播。可贵的是，据此序文，仍可对《训蒙口义》的编纂体例略窥一二。

《论语详说》是否由《训蒙口义》改名而来，各家说法不一：王应麟、朱彝尊以为《详说》乃就《训蒙口义》而来；王懋竑则以为《详说》即《或问》¹³

《或问》之内容，《直斋书录解題》说的较为明白，“《集注》既成，论次其取舍之所以然”^{[6]77}，与《训蒙口义》全然不同，《训蒙口义序》云：“本之《注疏》，以通其训诂；参之《释文》，以正其音读。然后会之于诸老先生之说，以发其精微。一句之义，系之本句之下；一章之指，列之本章之左。又以平生所闻于师友而得于心思者，间附见一二条焉。”所以，王懋竑“《详说》即《或问》”的说法实在难以成立。

真德秀《西山读书记》卷三一：“又按李子方为《文公年谱》，今剟其要附此……四年，《论语孟子集注》《或问》成。初先生既编次《语孟集义》，又约其精粹妙得本旨者为《集注》。”^[14]其中并未提及《训蒙口义》或《详说》。南宋金履祥《论语集注考证序》则云：“尝读《朱子年谱》，载先生当淳熙间始编次《语孟集义》，复作《训蒙口义》，嗣又约其精粹，妙得本旨者为《集注》。”^[15]明戴铣《朱子实纪》：“（淳熙）四年丁酉(1777)。六月《语孟集注》《或问》成。”下有小字注：“语朱子既编次《论语孟集义》，又作《详说》，既而约其精粹，妙得本旨者为《集注》。”^{[16]43-44}各家文字十分相近。从宋真德秀到明戴铣，“《训蒙口义》”亦变为“《详说》”。《朱子全书》中整理本《晦庵文集》，以台湾故宫博物院所藏宋淳熙本为参校，此本前集十一卷，后集十八卷，体例不严，编次无法，疑为商贾射利而刊。校记中，“予既序次《论语要义》”，“要”，淳熙本作“精”；“故名之曰《训蒙口义》”，“《训蒙口义》”，淳熙本作“《集注详说》”；“从事于此二十余年”，“二”，淳熙本作“三”。又有《毛扆手校四书集注》过录宋咸淳本《论语集注》前附之《论语朱氏集注详说序》，内容与《论语训蒙口义序》基本一致，亦有以上三处异文。可见《训蒙口义》与《详说》有千丝万缕的联系，王应麟、朱彝尊“《训蒙口义》改名《详说》”之观点确有根据。《详说》亦与《集注》关系密切。

由《训蒙口义》或《详说》“约其精粹，妙得本旨者为《集注》”，是说可信。元程端礼《家塾读书分年日程·纲领》“朱子作《论语训蒙》”下小字注“后更名《集注》”^[17]只是朱子从未说过《集注》是由《详说》而来。陈振孙言“本之《注疏》，参之《释文》，采之先儒，断之《详说》，以为《集注》”，正是序文所谓“本之《注疏》，以通其训诂；参之《释文》，以正其音读。然后会之于诸老先生之说，以发其精微。一句之义，系之本句之下；一章之指，列之本章之左。又以平生所闻于师友而得于心思者，间附见一二条焉”。今所见《论语集注》，体例亦不出于此。故有朱子加以打磨补充《详说》，而成《集注》的说法。如此可推测《训蒙口义》早亡的原因之三，乃是《集注》的流行。

《黄氏日抄》所引之序云：“（《训蒙口义》）删录《要义》以成之。”^{[10]1320}是以《训蒙口义》在《要义》后不久成书无疑。朱熹本人亦无必要，将“《要义》”改作“《精义》”、“二十”改作“三十”、“训蒙口义”改作“集注详说”。《训蒙口义》到《集注详说》，十年间必经历了脱离童蒙教材、与《集注》更为接近的过程，有这番大变动，为何只在原序上修修补补，岂非另拟新序为宜？除非是他人所改，而改动至少在《精义》成书，且《集注》已为乡人传出后，淳熙本《文集》刊刻之前，即淳熙四年(1177)至淳熙十六年(1189)间。

2. 本条又引“真德秀《后序》”，云：“建安太守三山陈侯既以武功戡寇难，又思以文教淑人心，曰：‘《论语》一书，子

朱子之所用力而终其身者也。’其始有《要义》焉，其次有《集义》焉，又其次则有《详说》，而以《集注》终焉。今《集注》之书，家传人诵，若《详说》则有问其名而勿思者矣。圣人之道大矣！善学如颜子，且亲得圣人而师之，犹必仰钻瞻忽，久而未获。至于循循善诱之余，既竭吾才，而后卓然有见于道之全体。况今之人即书而求道，其难于颜子又倍矣。故虽以子朱子之学得之于天，而其进也亦必以渐。盖沈潜玩索，不知老之将至，迨乎《集注》之出，然后集其成而无憾，学者可不遍考之乎！媲之于玉，《集注》其圭璧璵璠也。人见其温润缜栗，无少瑕点，以为出于天成，而不知道琢磨治之功，非一朝夕积也。故此书之视《集注》《章句》，详略往往弗同，而于先儒之说，去取亦或小异。昔若乎而详，今若乎而略；昔奚为而取，今奚为而去。斟酌权量之微，范镕点化之妙，盖不待从游于考亭、云谷之间，而言论风旨，若亲承面命矣。是非求道之至要邪？故予欲学者以《集注》为之本，而参之以此书，观子朱子之所得，月异而岁不同。庶乎知圣贤之旨为无穷，而问学之功不可以已也。既以镂诸梓，而俾某述其所以然，是用笔之篇末。”并按：“是序又载刘燾《云庄集》。”

按：出自《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》卷六二（以下简称“《西山文集》”）。真德秀文集现存最早版本为元残本，仅存十四、十五卷，此外全为明刊本，如明正统九年（1444）本、嘉靖元年（1522）本及万历二十五年（1597）重刻本等。¹⁴而《云庄集》实为就《西山文集》删减作伪之书，不可为据，朱彝尊未细考而致误。《双鉴楼珍本书目》著录《刘文简公云庄集》，已下定论：“此伪书也。以《真西山集》改名。”^{[18]208}陈国代发现《云庄集》与《西山文集》有大量篇章雷同，篇目缩减、调换顺序，并据同名文章所涉史实，判断此书有明显造假痕迹。¹⁵

又按：“既以镂诸梓”，《儒藏》本（第3302页）“以”误作“已”。

三

1. 《论语集注》条引“□□曰”云：“《集注》发明程子之说，或足其所未尽，或补其所未完，或白其所未莹，或贯其所未一，其实不离乎程说之中。必如是而后有功于程子，未可以优劣较之。”《新校》本于“□□”下出注云：“文津阁《四库》本作‘蔡沈’。”

按：陈淳《北溪大全集》卷三九《答陈伯澡问论语》有“问子张问政章注”一条：

凡文公之说，皆所以发明程子之说。或足其所未尽，或补其所未圆，或白其所未莹，或贯其所未一，其实不离乎程说之中，必如是而后谓有功于程子，未可以优劣校之。^{[19]813}

与《经义考》征引类似，疑出于此，有删改。故此条所引为陈淳语，下文有“陈淳曰”，此句当移置下文，阙文作“又曰”。或正因此条失序，而将“曰”前人名删去。文津阁《四库》本作“蔡沈”，不知何据。董楷《周易传义书后》亦引为陈淳之语^{[20]5643}。

《论语·颜渊十二》：“子张问政。子曰：‘居之无倦，行之以忠。’”《集注》：“居，谓存诸心。无倦，则始终如一。行，谓发于事。以忠，则表里如一。程子曰：‘子张少仁。无诚心爱民，则必倦而不尽心，故告之以此。’”^{[21]138}二人对于此句的阐发角度有所不同：朱子就句意而言，程子说联系子张之为人、就夫子发言之动因而论。故陈淳申明《集注》对程子说之发扬与贡献，言“其实不离乎程说之中”，“未可以优劣较之”。

2. 本条又引“黄榦曰”云：“朱子《集注》于一字未安、一语未顺，覃思静虑，更易不置，或一二日而未已。用心如此，学者顾以易心读之，安能识圣贤之意哉？”

按：《玉海》所引文字与此条近似，仅一处异文，“识圣贤之意”作“得圣贤之意”。^{[3]341}朱彝尊盖引自《玉海》。

《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》中宋人郑元肃所编《年谱》部分，“十一年甲辰，先生留建安”下有云：

《论语通释·卫灵公》篇“谁毁谁誉”章记云：先师之用意于《集注》一书，愚尝亲睹之，一字未安、一语未顺，覃思静虑，更易不置，或一二日而不已，夜坐或至三四更。如此章，乃亲见其更改之劳，坐对至四鼓，先师曰：“此心已孤，且休矣。”退而就寝，目未交睫，复见小史持版牌以见示¹⁶，则是退而犹未寐也，未几而天明矣。用心之苦如此，而学者顾以易心读之，安能得圣贤之意哉，追念往事，著之于此，以为世戒。^{[22]816}

黄榦《论语通释》已佚，《直斋书录解题》云：“其书兼载《或问》，发明晦翁未尽之意。”^{[6]78}宋张洪辑《朱子读书法》卷一亦引此语：“黄勉斋著《论语通释》，至‘吾之于人也，《论语通释》谁毁谁誉’章而曰……”^[23]

黄榦(1152-1221)，字直卿，号勉斋，福州闽县人。历官汉阳军、安庆府，有政绩，以“不残于寇，不滔于水，生汝者黄父也”称之。尝师事朱熹，以所学与吕祖谦论，朱熹赞其“志坚思苦，处之有益”，以女妻之。嘉定十一年(1218)讲学白鹿洞书院，后遭弹劾归乡。晚年编礼著书，讲论经理。有《书说》十卷、《六书讲义》三十卷、《礼记集注》十四卷、《论语通释》十卷等。《宋史》卷四三〇有传，《勉斋集附录》亦传其生平。本卷下文有黄榦《论语注义问答通释》一条。又有黄幹者，长溪人，与黄榦同为朱熹弟子，易混。此卷中，凡涉“黄榦”处，卢本《经义考》与《儒藏》本、《新校》本均误作“幹”。

3. 本条又引“魏了翁朱氏《语孟集注序》曰”云：“王师北伐之岁，予请郡以归，辅汉卿广以《语孟集注》为赠。曰：‘此先生晚年所授也。’谨拜而受之。较以闽、浙间书肆所刊，则十已易其二三；赵忠定公帅蜀日成都所刊，则十易六七矣。前辈讲学工夫，皆于躬行日用间真实体验，以自明厥德，非以资口笔也。故历年久，阅天下之义理多，则知行互发，日造平实，语若近而指益远。余慕之累岁，每读辄异他日，故不敢秘其本，以均淑同志之士云。”

按：本条引自魏了翁《鹤山文集》卷五三，其中“谨拜而受之”作“今拜而授之”，“余慕之累岁”作“余读之累岁”，“以均淑同志之士云”作“以均俶同志之士云”^{[24]450}。

“王师北伐之岁”，即开禧二年(1206)，《宋史》有载：

开禧元年，召试学士院。韩侂胄用事，谋开边以自固，遍國中忧骇而不敢言。了翁乃言：“国家纪纲不立，国是不定，风俗苟偷，边备废弛，财用凋耗，人才衰弱，而道路籍籍，皆谓将有北伐之举，人情恟恟，忧疑错出。金地广势强，未可卒图，求其在我，未见可以胜人之实。盍亦急于内修，姑道外攘。不然，举天下而试于一擲，宗社存亡系焉，不可忽也。”策出，众大惊。改秘书省正字。御史徐楠劾了翁对策狂妄，独侂胄持不可而止。明年，迁校书郎，以亲老乞补外，乃知嘉定府。^{[5]12965}

辅广，字汉卿，号潜庵，崇德(今浙江桐乡)人。从吕祖谦游，复师事朱熹，与黄榦并称。于传贻学堂教授，学者称传贻先生，编《朱子读书法》，有《诗说》《诗童子问》等。《宋元学案》卷六四有传。

淳熙十二年(1185)十二月至绍熙二年(1191)为“赵忠定公帅蜀日”，成都刻本当在此期间成。闽、浙间书肆所刻之《集注》与“晚年所授”本差异更小，故刊于蜀刻之后。

又按：《儒藏》本(第3303页)标点有误：

“魏了翁《朱氏语孟集注序》”，《儒藏》本误作“魏了翁朱氏《语孟集注序》”，造成歧义。据《鹤山集》，序名当包含“朱氏”二字。

又按：“指益远”，文渊阁《四库》本作“指远”，《新校》本失校。

4. 本条又引“子在曰”云：“《集注》于正文之下，止解说字训文义与圣经正意，如诸家之说有切当明白者，即引用而不没

其姓名。如《学而》首章，先尹氏而后程子，亦只是顺正文解下来，非有高下去取也。章末用圈而列诸家之说者，或文外之意，而于正文有所发明，不容略去；或通论一章之意，反复其说切要，而不可不知也。”

按：本句出自《文献通考》引朱在《过庭所闻》^{[4]5425-5426}，与《经义考》引同。子在，即朱在(1169-1229)，字叔敬，一字敬之，朱熹季子。于朱子授业，又从黄榦学。以恩补承务郎，官至工部侍郎。《考亭渊源录》《闽中理学渊源》等载其生平较详。

《论语集注·学而》章“人不知而不愠，不亦君子乎”一句，首引“尹氏”，后用“程子曰”。《朱子语类》云：“或问：‘《集注》有两存者，何者为长？’曰：‘使某见得长底时，岂复存其短底？只为是二说皆通，故并存之。然必有一说合得圣人之本意，但不可知尔。’复曰：‘大率两说，前一说胜。’（拱寿）”^{[25]438}，即在所谓“非有高下去取”，而又揭诸说皆通时，盖前说为胜。《朱子语类·论自注书》中又有讨论如何理解朱子说与程子说不同：“问：‘先生解经，有异于程子说者，如何？’曰：‘程子说，或一句自有两三说，其间必有一说是，两说不是。理一而已，安有两三说皆是之理！盖其说或后尝改之，今所以与之异者，安知不曾他改来？盖一章而众说丛然，若不平心明目，自有主张断入一说，则必无众说皆是之理。’”^{[25]2626}

又按：“于正文”，文渊阁《四库》本作“与正文”，《新校》本失校。

四

1. 黄氏(榦)《论语注义问答通释》条。引《宋志》云：“十卷。”未见。注云：“《一斋书目》有之。”

按：《宋志》“朱熹《论语精义》十卷，又《论语注义问答通释》十卷”，又有“黄榦《论语通释》十卷”^{[5]5069}。属《论语注义问答通释》于朱熹名下，而以为与黄榦《论语通释》为两书。

陈宓《孝经本旨序》云黄勉斋“著《论语通释》”^{[26]358}，另有多篇书信序跋言及此书：

(1)《与通判李司直播札》：

见刻勉斋先生《孝经本旨》已成，纳呈一本《论语注义问答通释》次第亦成，此书出，于《论语》可无遗憾矣。^{[26]420}

(2)《跋〈论语集义或问通释〉》：

勉斋黄先生榦作《论语通释》一书，所以紬绎文公朱先生之意尽矣。某尝版于延平郡庠，与学者共之。吾乡士友欲观是书，不可多得，往往转借艰滞，莫愜见闻。郡文学温陵苏君思恭，潜心理义，岁月深久，分教莆垒，专以是道诲人，学者确然知理义之可说。既有以兴起其志矣，可无书以开导而启发之乎？郡庠旧有《集注》，于是直取《集义》《或问》《通释》，别为一帙以足之。俾学者互观参考，且可以家有其书。此苏君汲汲诲人之意也，学者毋以易得而忽诸^{[26]361}

(3)《论语通释题叙》：

先生合文公《集注》《集义》《或问》三书而通释之。盖《集注》之辞简而严，学者未能遽晓，于是作《或问》一书，设为问答，以尽其详，且明去取诸家之意。先生恐学者不暇旁究，故直取疏解《集注》之辞而列之于后，以便观览。然《集注》《或问》间有去取之不同，发挥之未尽，先生追忆向日亲炙之语，附以己意，名曰《通释》，于是始无遗憾矣。呜呼！文公年七十一，自弱冠至于易箦，未尝一日不用其力于此书。先生弱冠从文公游者三十余年，未尝不执经在左右，其去取之论无不与闻。先生年亦七十，从事是书亦五十年。晚岁得闲归三山，生徒云集，讲论余暇，率夜坐至四鼓，未晨而兴，手释二十篇，比成而逝。其用心坚苦如此，学者其可以易观哉！^{[26]570}

“郡庠旧有《集注》，于是直取《集义》《或问》《通释》，别为一帙以足之”，知当陈宓时，《论语通释》有单行本。将“追忆文公亲炙之语，附以己意”之《通释》，附之于《集注》《集义》《或问》后，合四书为一帙，则成《论语注义问答通释》，故书名繁复如此。《论语集义或问通释》《论语注义问答通释》《论语通释》为一书之异名。严格来说，《论语集义或问通释》《论语注义问答通释》中当同时包含朱子三书与黄氏书，而《论语通释》或为简称，或为别行之单本。

《一斋书目》即《世善堂藏书目》。陈第(1541-1617)，字季立，号一斋，书目故名，《经义考》中时有参考，或称《一斋目》。《世善堂藏书目》卷上云：“《论语通释》十卷，黄勉斋。”^{[27]498}《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》于“《四书集成》”下言《论语通释》“今已佚”^{[28]157}。黄榦生平见于前文。本条卢本、《儒藏》本、《新校》本均误作“黄氏幹”。元胡炳文《四书通》、明胡广《四书大全》等征引黄榦《论语通释》，今可据以考察恢复《论语通释》原貌。

五

1. 《论语或问》条引“王应麟曰”云：“文公初编次《集义》，辑二程之说，又取张、范、二吕、谢、游、杨、侯、尹氏九家，初名《要义》，改名《精义》，最后名曰《集义》，三十四卷。又本注疏，参以《释文》，会诸老先生之说，间附以闻于师友、得之心思者为《详说》，旧云《训蒙口义》者也。既而约其精粹，为《集注》十卷，又疏其所以去取之意，为《或问》十卷，其后《集注》删改，日以精密，而《或问》不复厘正，故其去取间有不同者。”

按：出自《玉海·艺文》之《淳熙论语孟子集注或问》，原文如下：

朱文公熹撰。淳熙四年六月癸巳成。初，编次《集义》，辑二程之说，又取张、范、二吕、（希哲、大临。）谢、游、杨、侯、（仲良。）尹氏九家，（初名《要义》，改名《精义》，最后名曰《集义》。三十四卷。）又本《注疏》，参《释文》，会诸老先生之说，间附所闻于师友得于心思者，为《详说》。（旧名《训蒙口义》。）既而约其精粹为《集注》，（十卷。《论语》。）又疏其所以去取之意，为《或问》。（十卷。）其后《集注》删改日益精密，而《或问》不复厘正，故其去取间有不同者。^{[3]314}

《经义考》征引时有删改。括号中原为小字注，此条引用时，全不分别，或将注文径删，或窜入正文中，《新校》本、《儒藏》本从之。《详说》为书名，《新校》本、《儒藏》本均未加书名号，颇为疏漏。

2. 本条又引“陈振孙曰”云：“朱子撰《集注》既成，复论次其取舍之所以然，别为一书，而篇首述二书纲领与读书者之要法。其与《集注》实相表里，学者所当并观也。”

按：出自《直斋书录解题》卷三“《论语或问》《孟子或问》”条^{[6]177}，与此处引同。“朱熹撰”，明撰者姓名，如《语孟集义》《论语集注》后均有“朱熹撰”，是著录项目之一，《新校》本、《儒藏》本未断开，不妥。

二书纲领即《读论孟集注纲领》，读书者之要法即《读论语孟子法》^{[29]119-121}。

通过上述校理，知朱氏不乏考证详核之处，以直引、转引、节引等征引方法，剪裁历代公私目录、文赋序跋，使条目内容翔实可据。但又难免疏失，存在讹、脱、衍、倒，对书名、卷数把握不准确，未能判断文献真伪等问题。总之，为补充完善《经义考》的整理文本、发现朱氏得失，《经义考》的校理工作仍需不断努力。

参考文献：

[1]张宗友. 经义考研究[M]. 增订本. 南京：凤凰出版社，2020.

-
- [2]晁公武.郡斋读书志校证[M].孙猛,校证.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1990.
- [3]王应麟.玉海艺文校证[M].修订本.武秀成,赵庶洋,校证.南京:凤凰出版社,2017.
- [4]马端临.文献通考[M].上海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,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,点校.北京:中华书局,2011.
- [5]脱脱,等.宋史[M].二十四史点校本.北京:中华书局,1985.
- [6]陈振孙.直斋书录解题[M].徐小蛮,顾美华,点校.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2015.
- [7]朱熹.论孟精义[M]//朱子全书.朱杰人,严佐之,刘永翔.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2.
- [8]纪昀,等.四库全书总目[M]//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.台北:台湾商务印书馆,1986.
- [9]翁方纲.经义考补正[M].上海:商务印书馆,1937.
- [10]黄震.黄氏日抄//黄震全集.张伟,何忠礼.杭州:浙江大学出版社,2013.
- [11]朱熹.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[M]//朱子全书.朱杰人,严佐之,刘永翔.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2.
- [12]周应合.景定建康志[M]//南京稀见文献丛刊.南京:南京出版社,2009.
- [13]袁楠.袁楠集校注[M].杨亮,校注.北京:中华书局,2012.
- [14]真德秀.真文忠公读书记[M].福州官刻明修本.1259(宋开庆元年).
- [15]金履祥.论语集注考证[M].北京:中华书局.1985.
- [16]戴铣.朱子实纪年谱[M]//朱子全书.朱杰人,严佐之,刘永翔.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2.
- [17]程端礼.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[M]//四部丛刊续编.景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藏元刊本.上海:上海书店出版社,1934.
- [18]傅增湘.双鉴楼珍本书目[M].台北:广文书社,1969.
- [19]陈淳.北溪大全集[M]//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.台北:台湾商务印书馆,1986.
- [20]宋代序跋全编[M].曾枣庄.济南:齐鲁书社,2015.
- [21]朱熹.四书章句集注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83.
- [22]黄榦.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[M].北京:书目文献出版社,1988.
- [23]张洪.朱子读书法[M]//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.台北:台湾商务印书馆,1986.

[24]魏了翁.鹤山先生大全文集[M]//四库提要著录丛书.北京:北京出版社,2010.

[25]黎靖德.朱子语类[M].王星贤,点校.北京:中华书局,1986.

[26]陈宓.复斋先生龙图陈公文集[M]//续修四库全书.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1.

[27]陈第.世善堂藏书目[M]//续修四库全书.影知不足斋丛书本.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1.

[28]瞿镛,等.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[M].瞿果行,标点.瞿凤起,复校.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0.

[29]赵顺孙.四书纂疏[M].通志堂经解本.扬州:广陵书社,1996.

注释:

1 详见张宗友撰:《〈经义考〉“〈孟子〉”条校考——兼论全书整理之原则与取径》,《传统中国研究集刊》,第十八辑,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,2018年,第40-53页。

2 此外,又著录有朱子《论语集注》十卷、《论语或问》十卷。

3 《玉海·艺文》:“《淳熙孟子集注或问、精义》,朱文公熹撰,各十四卷。”(《玉海艺文校证》,第341页。)

4 如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三五著录《论孟精义》三十四卷(影武英殿本,台湾商务印书馆,第717页),《直斋书录解题》卷三著录《语孟集义》三十四卷(上海古籍出版社,2015年,第77页)皆是。

5 据《校点说明》,以《四部丛刊》明嘉靖十一年(1532)张大轮、胡岳刊本为底本,校以上海图书馆所藏宋刊元明递修本、国家图书馆所藏宋刊元明递修本、北大图书馆藏明天顺四年(1460)刊本、影印台湾故宫博物院藏“淳熙本”、《四库全书》文渊阁本等。(《朱子全书》第二十册,第8页。)

6 据《校点说明》,以清嘉庆间吕氏宝诰堂刊《朱子遗书二刻》本为底本,对校以南京图书馆所藏明抄本,参校以《四库全书》文渊阁本。(《朱子全书》第七册,第3页。)

7 陈振孙:《直斋书录解题》卷三,武英殿本,国家图书馆藏。

8 马端临:《文献通考》卷一八四,元泰定元年(1324)本,国家图书馆藏。

9 《书语孟要义序后》:“又得毗陵周氏说四篇有半于建阳陈焯明仲,复以附于本章。”(见朱杰人、严佐之、刘永翔主编:《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》卷八一,《朱子全书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安徽教育出版社,2002年,第3849页。)

10 子贡问君子。子曰:“先行其言而后从之。”周氏曰:“先行其言者,行之于未言之前;而后从之者,言之于既行之后。”(见[宋]朱熹撰:《四书章句集注·论语集注》卷一,中华书局,1983年,第57页。)

11 王懋竑以为1163年成。见《朱子年谱考异》卷一,《朱子全书》第27册,第193页。

12 “既又本之《注疏》，参之《释文》，采之先儒，断之《详说》，以为《集注》。”（《郡斋读书附志》卷上，《郡斋读书志校证》，第1099页）

13 王懋竑认为《详说》疑即《或问》稿。见《朱子年谱考异》卷三，第340页。

14 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》、南京图书馆、国家图书馆等或承旧误，版本判断混乱，见谷建《真德秀文集明嘉靖刊本考辨》（《儒家典籍与思想研究》，2012年，第223-233页）。

15 陈国代：《四库本〈云庄集〉真伪之辨》，《中国典籍与文化》，2018年，第3期，第82-88页。

16 据《朱子读书法》，当作“复见遣小吏持版牌，改数字以见示”。